

# Frends

www.FrendsChina.com 2007年第12期 定价：人民币20元

“铜墙铁壁”  
林心如

中孝介  
治愈灵魂伤口

圣诞公主  
**Limited Supply**  
限量“妆”备

杜琪峰  
心藏江湖

100+  
完美圣诞  
礼物清单

Frends  
attitude

圣诞节：男人遭劫女人过  
好莱坞金牌冰人大盘  
娱乐至死才是真的娱乐  
剪戏：你看的真是《色·戒》吗？

【每期必有】  
MEN'S CAMP

- ① 郭富城：行者不止
- ② 女人必有10种高姿态
- ③ 他在偷情的10大征兆
- ④ 情趣脏话Do&Don't
- ⑤ 妙搭大衣 女人入怀
- ⑥ 精华男人须精华护理

职场无圣诞！  
No Christmas for career  
公司节日活动上位6大策略

邮发代号：12-711

ISSN 1005-9911



9 771005 991006

12>

# 冯良鸿

编辑：薛铁 文：老于 摄影：小童

上海 Shanghai

纽约 Newyork

北京 Beijing

# 城记

去采访冯良鸿，具体的地方对出租车司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。不过司机是个耐心的人：“咱们就慢慢找吧，反正那边画画儿的特别多。”于是顺着机场辅路直向东，一路上有不少画廊的路牌。到了东郊的北皋村，车开进了一个大院子，据说以前是一家汽车俱乐部，一栋栋灰色的，线条简洁的低矮楼房，看着朴素却透着骄傲。

见到冯良鸿，马上明白了为什么人

家都叫他“大冯”。身材高大，应该是年届不惑了吧，却依旧非常挺拔。黑夹克黑布裤，黑头发茬和连鬓胡，中间是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，怎么看怎么是个北方汉子，说话却是上海口音，柔和动听。

一落座，先就他的籍贯一通审问，可问了半天，还是没能找出一点北方的基因来。他说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个北方人，可不知为什么就成了南方人。大家还都说他应该能演黑帮片，于是，他找出一副在纽约买的黑眼镜戴上，一下子就和《黑客帝国》里的基努利维斯有几分相似了。不过在黑眼镜下一脸温和的笑容，让人觉得，即使大冯做了杀手，也是这个杀手不太冷。

冯良鸿的工作室高大宽敞，随意却不凌乱，青砖墙涂成灰色，挂着他新画的画，布置得和他在纽约的画室有些像。他说这有利于自己尽快适应这个新的环境，更快地进入创作的状态。为了让我们对他和他的画多一些了解，大冯很友好地给我们准备了照片和几本画册。照片是在纽约布鲁克林他的工作室附近拍的，他站在成片涂鸦的大墙前面，仍然是一副不太冷的杀手模样，显得自由轻松。

## U.S And US

冯良鸿和陈丹青、马可鲁三个人在纽约是好朋友，陈丹青曾经这样描述他们的友谊：“可鲁、大冯、我，在九十年代是彼此的‘人证’，我们的‘证人’，是纽约。我们三个人在九十年代成为良友，常在彼此的画室喝酒看画，高谈阔论。早先我们都曾在纽约大街为路人画

//北京也是一个自信的城市，它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积累，有点像一个穿的很破的穷人，却突然会从兜里掏出这个宝贝——这儿掏出那个宝贝——你惊喜。//

像挣钱，像纽约无名画家那样，收入供养自己的画室与画梦。冯的画室在布鲁克林区河边，见曼哈顿，我的画室在曼哈顿街。我们从墙边翻转新画的画册品给对方看，兴奋而宁静地交谈，请教、彼此批评、彼此夸好。试图获取美国主流艺术的注意，成为好友的原因是：这三个家伙不操心这类事物，并坦然相视而成熟的画家。”

去年，陈丹青忽然发现都在北京郊区置办了画室。他们和在布鲁克林一样，再次经常聚在一起谈阔论，周围是他们的新画和旧作。月28日，在北京的TRA画廊，马可鲁、冯良鸿他们共同举办了一次展“U.S & US”。昔日三个人在布鲁克林的旧作，那天挂在这家由画廊建成的画廊的粉墙上，仍然带着尘土和气味。

这几年，陈丹青尖锐犀利，引了很多人的注意，有的媒体甚







为“话题人物”，因此他的所到之处总是围着一大帮记者。“U.S And US”开幕那天，来了很多捧场的人。人们在看到陈丹青的同时，还注意到了高大挺拔，温厚谦和，“长得很好看”的冯良鸿。

冯良鸿九十年代初期去了美国。

“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画抽象画，”大冯说，“那时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西方人的艺术，他们是在前面领跑的榜样”。可是到了美国，傻眼了，原来中国人在国内谈论的各种主义，在这里不过是一些艺术的现象，而且是过时的现象。“一下子，没有目标了”，他形容那时的状态。好在他很幸运，一到纽约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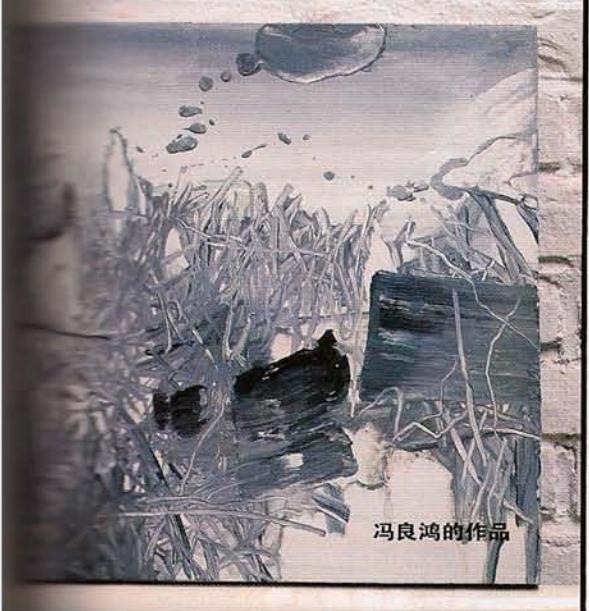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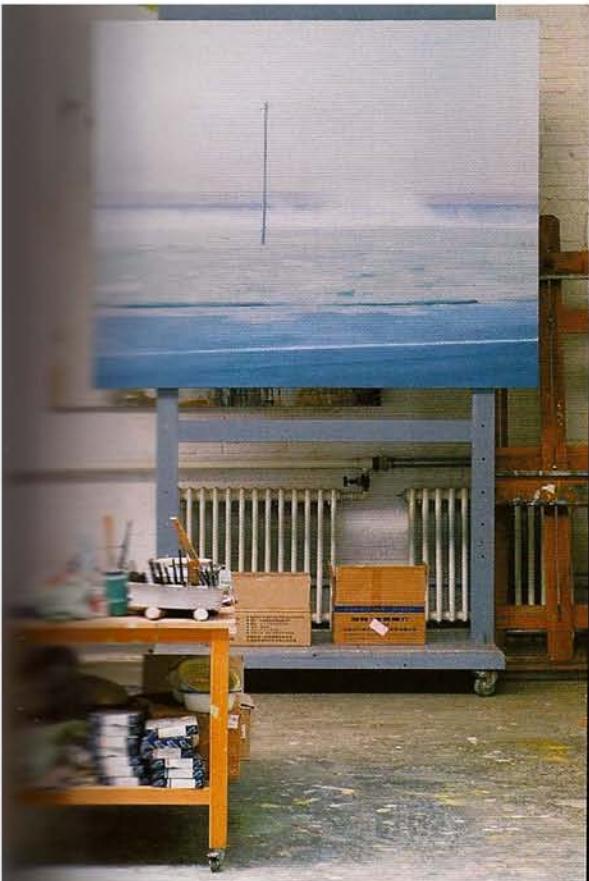
有人找他做版画，他还可以为别人画肖像，可保生活无虞。于是，在布鲁克林的大画室，大冯站立了十年，隔着窗户，对面的曼哈顿白天繁忙，夜晚繁华，不过那是别人的生活，与他无关。窗下就是那条宽宽的河，上面有时有船在航行。看够了风景，大冯仍然怡然自得地画着他的画。

那时候的冯良鸿“年轻、开朗、好奇、无拘束、远离争议”，绘画之于大冯的天性，可归结为一个“玩”字，而纽约画坛正是花样百出的游戏场。在那里，种种规则时常出于反规则，而绘画的反规则在世纪之交不再严守各种“主义”，而

是展开十分富于知性和感性的游戏。这种游戏性在大冯画中非常具体：滴画、泼色、半自动、混浊的平面，丙稀、油漆与蜡的混用、各种符号与符号的消除（譬如，当克里斯多·沃尔选择数字时，大冯在排列整齐的印刷体汉字）……

冯良鸿认为，纽约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环境，使他成长。不过，在纽约十二年，他从未寻找过画廊，“从未期望主流的视看与接纳，一如鸟的鸣唱从不寻求录音。”

2007年6月，在“U.S And US”之后，冯良鸿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展。他的画仍然有涂鸦，还有泼彩，还有



看到“美国画家”的影子。但是有几张画，他认真写实地描绘了工作室周围北皋村的田野，在这里纽约完全看不见了，只有那种北京郊区特有的毫无特色和百无聊赖的单调。这种单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能使人

己，它有强大的自信。但是纽约同时也很tough!，在纽约是需要拼搏的。”在纽约的时候，冯良鸿还喜欢摄影。有时看完展览会，他经常坐在路边台阶上，仰拍那些匆匆的路人，他们的目光无一例外都是

冯良鸿的工作室高大宽敞，随意却不凌乱，青砖墙涂成灰色，挂着他新画的画，布置得和他在纽约的画室有些像。他说这是有利于自己尽快适应这个新的环境，更快地进入创作的状态。

无端地感伤起来，平整沉闷的土地上，仿佛被他注入了几分乡愁。

### 上海VS北京

冯良鸿是上海人，八十年代中期到中央工艺美院上学，1989年毕业后分到华东师大教了一年书，然后就去了美国，2005年，冯良鸿再度回到北京安家。“我其实是个countryman，不知道为什么却总生活在大城市里面。”

“上海是现在世界上生活最舒服的城市”，冯良鸿这样评价说。

“上海非常安全，东西便宜。上海人守信用，不爱管别人的闲事。”不过他认为，上海表面的东西太多，太多新的楼，太多装饰。有点像香港，好像生怕被人看不起，拼命地打扮自己“秀”给别人看。“这方面，纽约就大气得多。”冯良鸿说，

“纽约很开放，很自由，有全世界最前沿最丰富的艺术信息。纽约人自信，不管是黑人还是南美人，从不自卑。纽约没有上海那么多漂亮的新楼，但是它的内涵极其宏大，需要不断地探索。纽约不需要打扮自

直直地向前看，目标明确的样子。

“而北京，怎么说呢？北京的变化太大了，”冯良鸿感慨着，“八十年代在北京上大学，大北窑向东就是一条大马路直达通县，两旁栽着整整齐齐的树。那时候，学校所在的光华路就是郊区了，还可以见到进城的马车在街上拉白菜。现在一回来，什么树都没了，只有成片的楼。”但是，北京仍然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他，“北京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城市，它有着太深的文化和历史的积淀，有点像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穷人，却突然会从兜里一会儿掏出这个宝贝，一会儿掏出那个宝贝一样，给你惊喜。”

“还有，”冯良鸿的脸上浮起了有点顽皮的笑，“北京人有世界上最爽朗的笑声，他们会在你肩膀上猛拍一下说‘嗨，哥儿们！你这个大傻帽！’然后哈哈大笑。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，我都没有听到过这种笑，只有北京。”就因为这种快乐的北京笑声，冯良鸿最终选择了北京，他说也许他会一直在这里呆下去了。